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人類最大的成功是飛！

琴台客聚　彥火

在《我所知道的康橋》中，他寫道：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康河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權，著名的『Backs』，這兩岸是幾個最蜚聲的學院的建築。……它那脫盡塵埃氣的一種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畫圖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群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Corot）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蕭班（Chopin）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你的美感簡直是神靈性的一種。」

同樣令作者神往的，是與康橋人文環境相協調的自然環境。據他的體驗，「『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補劑。』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吃草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秘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

徐志摩的《想飛》，恍如行雲流水，令人誦讀再三：「詩是在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盤旋的。」「人類最大的使命，是製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飛！」

因為「是人，沒有不想飛的，老是在這地面上爬着夠多厭煩……飛出這圈子，到雲端裡去！哪個心裡不成天千百遍的這麼想？飛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這彈丸在太空裡滾着，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看回陸地。凌空去看一個明白——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動，就擲了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徐志摩認為，「人們原來都是會飛的。天使們有翅膀，會飛，我們初來時也有翅膀，會飛。我們最初來就是飛了來的，有的做完了事還是飛了去，他們是可羨慕的。但大多數人是忘了飛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長再也飛不起來，有的翅膀叫膠水給膠住了，再也拉不開，有的羽毛叫人給修短了像鴿子似的只會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對翅膀上當舖去典錢使過了期再也贖不回……」

徐志摩的散文蘊含着詩意，有些段落拆開來，兀是一首優美的散文詩。他在翻譯曼菲爾德的短篇小說《颷風》時寫的前言中說：「曼殊斐兒文筆的可愛，就在輕妙——和風一般的輕妙，不是大風像今天似的，是遠處林子裡吹來的微喟，蛺蝶似的掠過我們的鬢髮，撩動我們的輕衣，又落在初蕊的丁香林中小憩，繞了幾個彎，不提防的又在爛漫的迎春花堆裡飛了出來……」

這是散文，也是詩！

（《說徐志摩》之十一）

■康河和康橋早年的豐采（圖片採自徐善曾著：Chasing The Modern：The Twentieth－Century—Life of Poet Xu Zhimo）　作者提供

由生辰八字看孝順（上）

天言知玄　楊天命

天命常為客人提供新生兒起名、算命等服務。各位新晉爸媽除了想為孩兒起個好名之外，最關心的問題，則是「孩子是否孝順？」

想要通過八字看孝順與否，重點在於生辰中的月令。月令若有正印格，則這位小朋友將來很有可能孝順，有些甚至可能嚴重到愚孝的地步。

所謂愚孝，即不管長輩所說是錯是對，均全盤接收；而且面對人生的關鍵抉擇時，也很容易受到長輩的影響，習慣優先考慮父母的意見。即使命中有正印而不在月令，也會相對孝順，但「愚孝」的機會相對較低。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命中既有正印，又有偏印星，由於偏印的力量相對較強，所以此人也未必能夠體現孝順的特質。一篇專欄當然不可能詳細解說每個人的「八字」，因此閣下若要知道自己的命格是否有正印，還需自行請教你所信任的玄學家。

話說回來，許多父母心目中的「孝順」，不但要「孝」，更要「順」，即是「無條件順從父母的意願」。如此絕對的「順」，到底是否好事呢？當然未必。以天命自己為例，我對事物有自己的觀察、判斷和思考，不可能百分之百盲目臣服於他人的意見。

因此母親常常說我，是「孝」而不「順」的兒子：我很疼愛母親，但不會百分之百「順從」她的意思。例如，當我認為母親的某個做法、想法對她有害而無益，我當然不可能坐視不理，更不會盲目順從！於是，每當母親半開玩笑地指責我「不順」時，我亦笑笑回應：「母親大人，正所謂『老來從子』，不如還是聽聽兒子的建議吧！」

至於現實中真正「不孝順」的人，他們的命格會有怎樣的特性？天命先賣個關子，請看下期專欄解答。

記盧永根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整理舊書，發現有在近七十年前與朋友們合作編撰的一套叢書，名叫《少年自然科學叢書》，是當年一班希望普及自然科學的朋友共同編撰的。其中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師、醫生等等。他們大都已經物故，撫今思昔，感慨萬端。

我是學化學工程出身的，年輕時比較喜歡普及科學知識。而當年一位辦出版社的朋友，也樂意和我們合作，於是出版了一套叢書。我負責寫學習化學的一部分。這套一九五零年出版的科普叢書，初版三千冊，不够一年，就要再版。可見當年社會上對普及科學知識的需要。

此後不久，我專心教育工作，後又主持校政。再往後，港英政府當局視愛國左派學校為心中刺，每要除之而後快。我被迫捲入政治鬥爭，更加遠離普及科學知識工作。連教學方面，也捨化學科而專教文史。普及科學知識方面，只好擱在一旁了。

今天翻看那套七十年前的叢書，像重逢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但又頗感陌生。年輕時的愛好，像是個初戀的戀人，早已「嫁作他人婦」了。

這本《怎樣學習自然科學》的封面，有一張我在指導高中二年級學生做化學實驗的照片。其中一位學生盧永根，曾任華南農業大學校長，也是中國農業科學院的院士。當年的確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

最近，他和夫人把多年積蓄八百多萬元捐給華南農業大學，設立教育基金，獎勵品學兼優的貧困本科生和研究生、獎勵和資助邀請農業領域國內外著名學者前來講學。這是一位德才兼備的專家學者，也是香港培僑中學畢業的好學生。我的一生，立足點不變，但工作的重心卻隨着工作需要而有所轉移。今天如果要我重執教鞭，任教化學，指導學生進行化學實驗，恐怕力有不逮，許多方面得從頭學起。不過，後浪推前浪，現在不少優秀的化學教師，肯定會以更靈活而生動的方式教授化學課。

往事並不如煙，一張老照片，引起許多回憶，在此祝盧永根校友健康長壽。

王浩信《踩過界》成視帝大熱

翠袖乾坤　查小欣

王浩信、蔡思貝主演的新劇《踩過界》上周六、日播映首兩集，劇情緊湊，拍攝有電影感，角色人物有性格，叫好叫座。因TVB跟愛奇藝合作該劇，故在香港首播前，該劇（內地劇名《盲俠大律師》）已在內地網上率先播了14集，口碑甚佳，愛奇藝網站的點播率截至6月30日早上已破了1億。

劇集獲內地觀眾受落的原因之一，是劇集有「港味」，現代及節奏明快，對白貼地到位，主角王浩信，為演活神勇盲眼律師，特地去盲人中心取經，觀察他們的舉手投足，他模仿得維妙維肖，加上他具專業人士的氣質，飾演律師有說服力。

該劇只在星期六及日晚播出，每星期只播兩集，藉此開闢周末收視新黃金時段，反映電視台對該劇充滿信心，宣傳鋪天蓋地，首播當晚特地邀粉絲到酒店一起看劇。此外，該劇首播亦成為「big big channel」開張頭炮之作，與觀眾玩互動，讓觀眾邊追劇，邊透過「big big channel」的直播與劇中演員零距離交流，增加追劇樂趣。

「big big channel（大台網）」是TVB新推出的免費手機應用程式（App），「big big channel」有藝人及網紅隨時開Live直播，用戶可即時與偶像互動；另外有不同類型節目如美容、美食、校園、親子、音樂及旅遊等的直播及影片；另有主題企劃，如明星打機大賽、明星麻將大賽、網上短劇等，全世界都可看到。

電視台現正需小生接棒人，王浩信有台型，有表現，明顯獲電視台力捧。其實他在《樓奴》首次擔正男主角，已得到認同，成功入屋，獲提名「最佳男主角」，可惜與視帝殊榮擦身而過；較早前他在話題劇集《不懂撒嬌的女人》中飾Saving，表現出色，已預測他是今屆視帝大熱人選。

在《踩過界》中王浩信演失明人士，像真度高，劇中造型又帥又酷又絕頂聰明，秒殺不少女觀眾，加上劇集受網民歡迎，王浩信人氣如坐火箭，令他更接近影帝寶座。

■王浩信（右）在《踩過界》中演失明人士。

百家廊

雀巢雞蛋·麻柳核桃

袁星

與鐵哥們住一個村。以前一有空就天天在一起，現在是真有空才偶爾一聚。聚，就是彼此到對方家中一坐，有時一小時半小時，有時只幾分鐘；或一同到附近的山上逛逛，可遠可近，邊走邊聊。

這種交往，變得有點像蜻蜓點水，在一個桌上吃飯、打撲克的機會，都只能算偶爾中的偶爾。忙，絕不是借口，是真的忙。沒有特別重要的事，若不刻意為之，碰面的機會確實少。他各地打工，身不由己；我離家上班，不常回去。生養我們的那個小山村，在我們長大後，變成了一個難以長住的地方。不光我倆，村裡和我一般年紀的，長年待在家的，一個沒有。

夏初，我回老家，聽父親說鐵哥們打工回來了，便去找他。弟媳在家，他不在。他扛着梯子去朝喜鵲巢放雞蛋了。弟媳的話很讓我吃驚。把雞蛋放喜鵲巢裡，虧他想得出來。我站到他家平房上，剛好看到那處鳥巢的大體位置。鳥巢在他家東南側下方一塊狹窄梯田的老梨樹上，在一個少有人去的河溝邊。那兒僻靜，倒是難被發現。梨樹太多，從遠處看不清具體在哪一棵上。

大概二十分鐘後，鐵哥們扛着梯子回來說一共放了四個，兩個放到他家後面那棵刺槐樹上的喜鵲巢裡，另兩個剛放到東南面那棵老梨樹上的喜鵲巢裡。說着，他從兜裡拿出剩下的一個綠皮雞蛋。雞蛋不大，是他對換來的。我們老家那兒，誰家母雞抱窩，自家雞蛋不夠用時就去別人家對換。可以用超市裡買來的雞蛋換，也可以拿錢買。鐵哥們拿的是草雞蛋，還是綠皮的。我家有一隻黑草雞，正下綠皮蛋。

草雞蛋小，但也比喜鵲蛋大出幾倍。把雞蛋放到喜鵲巢裡，理論上似乎可行，實際上恐怕難以實現。不說別的，一隻大喜鵲才多大，能孵化出兩隻小雞？我沒打擊他，卻並不支持這類做法。即便小雞能孵化出來，小雞畢竟不是喜鵲。剛孵化出來的小雞渾身絨毛，不能飛翔，那麼高的樹，如果從巢中走跌下來，也是必死無疑。

鐵哥們跟我聊這事時，也沒多大信心。她說，就算成不了也沒啥，不就是搭進去幾個雞蛋麼，萬一成了呢。其實，他這麼想也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鳩佔鵲巢就是一個例子。除紅腳隼還有杜鵑，牠也喜歡把蛋產到其他鳥的鳥巢裡，讓其他鳥替牠承擔孵化、餵養義務。不過，這些鳥的蛋大小差不多，雞蛋與喜鵲蛋，單個頭就相差太大，喜鵲會傻到認不出？鐵哥們的做法我是不看好的，更可憐了他的一片苦心。從小不會爬樹的他居然扛着梯子忙活了一下午，就為選點放幾個草雞蛋。

不知咋想的，鐵哥們從春天一開始就想養一窩小雞。我家那隻母雞抱窩，他就讓弟媳捉了去，對換了些草雞蛋讓牠孵。我們這兒讓母雞孵蛋，需要人工造個窩，然後在上面扣上個筐子，以免母雞隨意出窩或被打擾。整天護在窩裡的母雞，是要靠定時餵食的。餵食時，把母雞從窩裡拽出來，撒上糧食讓牠吃。等母雞吃完，再把牠逮回窩裡，上面扣上筐子。

春天那窩雞，弟媳沒看護好。有天早晨，大概是母雞抱窩第十幾天的樣子，她把母雞拽出來，放到院子裡餵食。那天回娘家有事，還沒餵完呢，她就騎車走了。直到晚上回家在院子裡看到那隻老母雞，才想起把牠放在外面一整天了。那窩雞，最後只成了幾隻。把草雞蛋放到喜鵲巢裡的事，隨着我離開老家和鐵哥們外出打工，逐漸被擱置到記憶深處。日子還是以前的樣子，我整天在單位、家、學校間往返，很少有機會回老家。

一個晴天的中午，我跟疾控科的曾主任利用午間休息時間，去疫苗接種點附近天寶中學南側的河溝旁轉悠了一圈。中午的太陽夠毒，河岸邊的石子被曬得炙熱，有點兒烤人。一些乾枯的雜草蓬鬆在鮮草中，似乎一點就燃。夏天水少，岸邊露出的河道裡，不知被誰栽上了幾片雜樹。除了鋸殺掉的插楊樹，柿子樹、核桃樹、麻柳樹，大概都活了幾年了。還有一種樹苗很小，看上去栽了不到兩年，是一種滿樹長刺的樹。在鄉下農村，我們都叫它皂角樹。這種樹我不喜歡，樹上的刺四棱八杈的，很長很粗很多。小時候到樹上捉蟬，因為這種樹的刺粗大不易掰掉，直接沒法爬。皂角樹的刺落到地上，即便穿着鞋，不小心也能刺傷腳。

我對皂角樹沒有好感，村裡有皂角樹的人家，卻把皂角樹當成寶。皂角樹結的果莢，可以摘下來當肥皂用。那個時候，有不花錢的皂角，連買洗衣粉的錢都省了。

曉得皂角刺的厲害，我跟在曾叔身後，睜大眼睛仔細看路。河岸邊的雜草亂石多，還真沒見到多少皂角刺。什麼人在這兒栽這種樹幹嘛，又沒啥用處，我在內心念叨抱怨着，一百個不理解。正是這種擔心，讓我突然發現了一棵核桃樹的不同。

在農村長大，核桃和麻柳我都認得。小時候，村子南面就有一片麻柳樹，我常爬上去捉蟬。有時也上去掐成串的「小燕子」玩。麻柳樹的種子成串，形似燕子，小孩喜歡把它們摘下來，一粒粒擺放成各種隊形。核桃樹我更熟悉。可是，眼前的那棵核桃，分明是在麻柳枝上長出來的。這簡直就是一個新聞。我叫停曾叔，看到麻柳枝上嫁接活的核桃樹，他也是一臉詫異。重新查看那兩排核桃樹，居然都是從麻柳樹上嫁接活的。

老家果樹多，有了新品種，經常需要嫁接。我小時候就跟父親學過這種技術。麻柳和核桃的長相迥異，莖葉種均很不相同，似乎沒丁點兒關係，居然能嫁接活，實在令人震驚。臨走，曾叔看上河灘邊一棵野生的麻柳樹，粗根暴露如爪，樹幹蒼老短壯，很是惹眼。我倆找來短棍，忙活了好一陣子，累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才把它從亂石堆裡一點點掘出來。曾叔說帶回家栽到一個大花盆裡，留上三五根枝條，其中嫁接上兩枝核桃，得是多好的盆景啊！就算賣，至少也值幾百塊吧！

晚上，我查閱了不少資料。麻柳嫁接核桃的痕跡難尋，但終究查到一條，好像只有「雨水」前後短短十多天，成活率還行，過了那幾天是嫁接不活的。這個事，我又回老家時，第一時間諮詢父親。當了一輩子技術員的他，竟然也是第一次聽說。父親說，即便能嫁接活也不提倡，麻柳核桃的味道不會太好，壽命也未必長。然而，父親不明白，很多盆景愛好者要的，並非是味道。

又見鐵哥們時，突然想起他朝喜鵲巢裡放草雞蛋一事。隨口一問，結果同樣令我始料未及。他告訴我，當時他在外地。估算着該出殼時，弟媳找人去喜鵲巢查看。小雞居然真的孵了出來，現在就養在他家的籠子裡。只是，雀巢裡只有小雞，沒見着小喜鵲。

這半年，遇上這麼兩檔子新奇事，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感覺。讓喜鵲幫着孵小雞，在麻柳樹上嫁接核桃，若非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我頂多只說個「呵呵」，一定不敢深信。

孩子體弱

路地觀察　湯禎兆

現在感覺是身邊的孩子常常需要入醫院，不是流感，就是尿道炎或中耳炎。我們這一輩小時候沒有什麼入醫院的回憶。兩名孩子生病也是吃中藥，及在家享受媽媽按摩，有時候聽到他人的孩子入院，非常痛心；近年更多見是一歲以下的孩子，可以感受到父母的無助及孩子的恐怖。

究竟是醫院太緊張？還是父母太緊張？還是互相影響？和上一輩談起，即使是以西醫方法處理，去到醫院時，多叫你回家浸浴降溫，說入院也沒用。上一代甚至說後來連醫院也不去了，因為他們也是給你藥，然後叫你回家照顧，所以不會晚上慌忙入院，診所醫生也很少叫人住院。

另一原因大概是用藥泛濫，從前只給紓緩徵狀的藥，現在抗生素一包一包地派。早年記得還有不少西醫叫人吃維他命C，多喝水和休息，現在也怕不開藥被人詬病。服得過多，不是變了惡性循環，就是令身體愈來愈弱。我們由孩子去學前興趣班已發現，很多孩子學行時無力，有些甚至三歲也不長頭髮，有些眼袋很大。上幼稚園後更明顯，班裡一定有濕疹患者，有些則是一個月請一次病假的。老師說近幾年敏感很多，不同類型也有。很多孩子不是過瘦，就是胖得鬆弛，這其實都與孩子的吸收有關，亦即脾胃功能。

社會觀念是孩子絕不能生病，一有小毛病，就用藥滅了病徵，完全不讓身體完成病程。社交平台上也常常看到其他父母叫人去看急症，哪怕只是蚊叮起水泡，令新手父母異常緊張。

當然還有保險賠償及住院優惠等，也可能是社會因素。宏觀一點去看，我主觀感覺是現在的孩子未必比從前有更好條件：頻繁的疫苗時間表、無線Wi-Fi、高齡產婦、母親懷孕時過度忙碌、基因改造食物、環境污染等，令現在孩子更體弱。當然還有家庭生活裡缺少運動和戶外活動，孩子也過早接觸電子產品。

要逆轉，只要做好以上所說的相反，就能看到孩子的健康日漸進步。

原諒你不止77次

鵬情萬里　趙鵬飛

才剛夏至，香港的雨時大時小，下個沒完。忽晴忽雨的天氣，也無法出門跑步，看着鞋櫃裡閒置了快兩周的跑鞋，腳底都開始癢癢。昨日好不容易看到有縷陽光掃在窗戶上，迫不及待穿上跑鞋，沿着士美菲路就往山上跑。

閒房何寂寞，綠草被階庭。才不過兩周時間，少人踩踏的山徑，就被高及人膝的咸豐草，佔了大半。沿着坡勢緩陡修築的排水道，黃濁的水流跌宕奔騰。山林間濕氣氤氳，頭頂上紅日高懸。走了不到半個鐘，甚少出汗的我，褲子已被汗水浸透，緊貼着褲腿，鬱熱難耐。正想着在前面的涼亭裡稍作休息，電話卻響了。是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打過來。

「最近有部電影，你去看了嗎，《原諒他77次》。」朋友張口就問的片子，恰巧我最近去戲院看過。導演是邱禮濤，說的是一對情侶，在一起了十年，經歷風雨，因為許多瑣碎生活細節選擇了分手。阿Sa的港女演得入木三分，周柏豪飾演的男主，看似陽光卻總漫不經心，相較阿Sa，演技略顯生澀。

「我剛剛跟他分手，原因跟電影裡的一模一樣。」電話那端，朋友的聲音平淡篤定。電影裡，對男友屢有抱怨的阿Sa，為了給這段讓她糾結焦慮的感情去向做個了斷，她決定再原諒男友77次。每原諒一次，她就記在日記本裡。提前很久才買到的電影票，男友居然遲到了半個鐘，原諒一次；不記得她愛吃的食物，原諒一次；一起去日本旅行，不做功課還要發脾氣，原諒一次……原來以為77次已經是很寬泛的包容度了，放在柴米油鹽的生活裡消耗起來，也不過只能撐短短一陣。

「在一起這麼多年，我在心裡對他的原諒早不止77次了，決定分手之前，我還是患得患失。剛真的跟他說了分手，居然如釋重負，看來這段感情早都是雞肋了。」朋友的語氣裡透着的輕快，隔着聽筒都撲面而來。女人都是天生敏感的動物，對生活細節裡的冷暖感知，猶如雨後的樹木。男人通常會注意，連日大雨，山石鬆動，大樹會否突然倒下砸中行人。女人只需稍微瞥過一眼，便會記住這棵樹的葉子，是半圓還是橢圓，是羽狀還是針狀，就連枝幹上有幾隻樹疤，也看得清清楚楚。

大學時因為好奇，選修過一個學期的植物學。實踐課，老師領着去學校小樹林辨認植物的科屬。快要下課時，老師突襲提問之前觀察過的一棵台灣相思。男生們大多只能答出冠幅和胸徑的情況，女生們卻都清楚每個葉腋下有幾個花序，是否有香味。最令人大吃一驚的是，有一個女生竟然準確地說出了花萼和花冠的比例，甚至花柱的長度。站在我身旁的男生頗不服氣嘀咕了一句，女生本來就喜歡在這些細枝末節上花時間。

是啊！每個女生記憶細節的能力似乎都驚人的好，她們不僅會記得戀愛紀念日、結婚紀念日，還會記得第一次接吻的日子，第一次牽手去海邊看日出的日子，第一次為對方買的剃鬚刀的品牌，第一次約會的餐廳，第一次看的電影，一起吃過的美味火鍋，一起聽過的好聽的音樂，一起淋過的大雨……

正是因為記住情景的多，生活裡每次遇到意外重合的場景，女人們都會情不自禁地引發遐想，並期待身旁的男人有所舉動。

很不幸，這個時候女人的期望十之八九會落空。於是，失落和不被在乎不被重視的感覺呼嘯而來，在淚水尚未決堤之前，看着身邊這個作伴多年的男人，依然一副無所謂無茫然不知的表情，長久累積的不滿和情緒，必定瞬間引發天崩地裂。

很不幸，即使女人的世界此刻已經天塌地陷天旋地轉了，落在手足無措的男人眼裡，嘴上不一定會說，心裡卻憤怒地吼了千萬遍：無理取鬧胡攪蠻纏間歇性神經病發作可惡神煩……

所以，倘若真的要計較起來，原諒77次哪裡夠用。煙火濃郁的漫長一生，前怨伴着後愁，新傷疊着舊恨，即便77萬次，都不一定夠。